

頹廢的城市。納粹的興起，盟軍的轟炸，戰後條約造成東西柏林的分隔。然後六一年圍牆的建成，到八九年圍牆倒塌。每一件歷史事件，都以不同形式的建築，在這城市裏留下疤痕，又在另一個時空裏看到它的呼應。

我在柏林走路，老覺得自己在用雙腳走過一段一段歷史——不是博物館裏排列清楚一個時期一個時期的歷史，而是混在一起時空倒錯要你走過並且牽涉其中嘗試去理解出來的歷史。在這樣一個城市裏，建築物——或者其他文藝作品吧！——如何去面對歷史？是把過去夷為平地新建大樓，還是像市中心的威廉大帝教堂那樣保存了過去戰火留下的醜陋疤痕提醒人不要忘記？又還是像福斯特新設計的國會大樓，保留了原來歷史的場地，但又加蓋透明開放的圓頂與它對話？

我走在佛德烈大道和菩提大道上，在古老堂皇的建築物旁邊廣場的空地上，無意中發現了地面上一個小窗口：原來這是一件精心的裝置藝術。我彎身從窗口看進去。這位當代藝術家叫我們留神眼前現實之外一個空間：在地面底下挖了一個空室，放滿空書架，那裏可容的書本數目正是納粹當年在這兒燒去的書本的數目，這空室中的空書架提醒我們當年被暴力焚掉現已不存在的書。是的，走過柏林、香港、或是任何其他城市的街頭，仔細留神，一定也可以看見不少大小不一的洞穴和隙縫，提醒大家從過去殘留到現在的種種暴力、不公和偏見。

一九九九年五月

電車的旅程

許久沒有回去春秧街街市了。在擠迫的店舖中間，突然從天而降擠出一所酒店。趕去見被我自主主張安排住在這兒的法國友人，經過童年上學走過的街市攤檔，幾十年也沒完全改變。但歲月也不是沒有留下痕跡，站在酒店門前的缺口，可見對面房子煙薰塵聚的黑痕。兩位興致勃勃的朋友，走過看見桶裏的游魚、雪櫃裏的大閘蟹、盆中的蠶豆，眼睛簡直應接不暇。北角當年有小上海之稱，我記得傍晚時份上海館子生煎包的香氣、還有南貨舖酸濕香甜的氣味。當年好似有較寬敞的空間。櫥窗裏擺放麵包和巧格力的白俄餐廳。穿着白色婚紗模特的蘭心攝影室，張愛玲曾在那兒留影。我大概知道張愛玲和五零年代南來文化人住在哪裏。英皇道，走上去是安靜的堡壘街。但如今，我的外國朋友指着電車站對面一枝電燈杆那麼瘦長的新大廈，好似問我那是真是假？那丁方小幅新空間，是上帝從天上插下來的針，裏面真的可以住人？

我該怎樣帶你認識我的城市，當上天和地產商把它變得對我愈來愈陌生了？來到電車總站，不如坐上電車，隨着它緩慢的步伐，走到那裏看到那裏吧。我也不知道我們會看到甚麼。我以前常想為它分辯，現在我不

想為它分辯。指責和雄辯的聲音都變得怪怪的。不如看清楚一點。即使外來的朋友，偶然的觀察，也許未嘗沒有意思。我們的法國作家，架上黑眼鏡，一邊向我解釋：眼鏡破了，現在只有架上黑眼鏡，才看得清楚。你會帶着對科幻小說的興趣，想像一個奇怪的未來世界？肘邊擦過屋宇，那麼近，嚇了一跳！手臂差點沒有了。你在尋找一棵樹？我向你保證，會有一棵樹的，在跟着下來，一個叫做維多利亞的公園裏。至於那位老太婆和她不幸的鼻子、被迫當作象徵而披上時髦的紅漆，也不見得就喚起了殖民地的歷史感。還有對面那幢恍如天賜而大家都不大滿意的大樓，我們就略過那些醜陋的細節算了。你注意到那些虛應故事的仿古。該有窗的地方卻豎了巍峨的大柱。裏面該有的冊頁會不會也沒有而只豎了大柱呢？將來開幕以後再去看清楚吧？也許架上黑眼鏡會看得更清楚。

在銅鑼灣，你看到拐彎處一個小小的空間，光容得下一棵樹的，不禁笑起來了。這就是我們的廣場？唔，不要笑，這兒曾是電車拐彎的地方，聖保祿女生圍坐吃零食的小店、鳳城茶樓、亞洲出版社。這兒也曾是某些文化累積的雛形。在這兒旁邊的豪華戲院，我看到路易馬盧的《馬莉亞萬歲》，珍摩露與碧姬芭鐸參與墨西哥革命。在對面的樂聲戲院，看到積大地的《糊塗舅父》，然後是一齣譯作《慾海驚魂》的黑白法國片，你第一次聽到高達的名字，又被短頭髮認真卻溫柔地唸着福克納的珍茜寶迷住了，直至我們發現了四座被片名吸引而來的觀眾的不滿。你散場出來帶着莫名的興奮。如果知道多一點這地方的歷史，這兒也未嘗不可說是個我們的廣場。

路都不是筆直的。電車也不總是筆直往前走。在銅鑼灣，它顛危危轉往波斯富街，轉彎時好似不勝負荷，隨時要晃倒下來。但它還是熬過了。我們坐在車上，想過轉車，但又還是留下來，跟着它轉進跑馬地，想經過了擠迫的大街，那兒或許有另一番家居的風景。

意大利傢俱店、聖保祿中學、阿美高餐廳……你想知道這兒有墳場嗎？有！市場？醫院？墳場？全在前頭。人生需要的東西，差不多都在了。車逐漸慢下來，我們看見迎面而來的人潮。車在綠茵旁邊停下。是賽馬散場。原來今天是賽馬的日子。對大部份人來說，這才是人生最需要的東西哩。

那便等吧。我們這些其他的人。老在等。等人潮過去。等風暴過去。等樓價下降。等災難過去。從跑馬地到天樂里口。一直在等。電車走走停停。從誕生的醫院到墳場，都一路搖過去了。天色愈加陰暗，你只見幢幢黑影。馬會的大樓。新華社的大樓。今天前面空無人影。靜靜的街角。再吃力往前搖，又停下來。

車停在兩旁的高樓之間。好似走不動了。親愛的遊客，你這一次真的有機會去體驗本地人的生活了。包括日常瑣碎、沉悶，避不開又無可奈何的一面，你在想甚麼？

灣仔這邊有些舊樓。不是最舊的那種。你看廟宇、蘇絲黃、人力車、酒吧或是大牌檔的灣仔？這要看你拐右還是拐左。如果你執着於現代主義，我們可以去包浩斯風格的灣仔街市建築，被一眾庸俗的雜貨檔弄得失去性格了。合和中心還在旋轉嗎？抑或已經變成生鏽的旋轉門？我也沒有細究了。家居的藤椅、窗簾和軟枕。蒸炖燜的家常。灣仔不再是蘇絲黃了，但大家記得的還是蘇絲黃。

我跟隨你黑眼鏡後的視線望向兩旁高樓的尖頂。然後我也仔細看看那些小小的窗戶、那些屋頂奇怪的裝飾。真好似從未看過，從未從這樣一個角度看過。你黑眼鏡後異鄉人的角度，也給我們原以為熟悉的風景帶來了陌生。

「為甚麼巴士都是空空的，而路上卻擠滿了汽車？」你就會，比方說，這樣問。

車停在路軌上，好似永遠去不到甚麼大佛口了。你大概也注意到大家行色匆匆，卻又沒有太多活動的空間？

你可會對太古廣場的時裝店感興趣？對貝聿銘如何在斜坡上建起竹子一樣的中國銀行感興趣？你可想去中銀舊址的中國會看收藏的政治普普、去長征吧喝一杯？如果你幾年前來希爾頓酒店的摩囉街喝過馬天尼，現在你會驚覺它消失得不留痕跡，只有地產商是永遠的。殖民地建築聊備一格，英國人的木球聲變得聽不見了，只有地產商是永遠的。

你的黑眼鏡後的視線，有時停在一點上，有時移開去。你看着這號稱後現代的由福斯特設計的銀行，人才和建材從各處湊合運來。內外上下的邊界模糊了，只留下一對失勢的獅子看着門——可門也不存在了。若果你知道多一點這地方的歷史，你會知道，這兒過去作為英資經濟和權力的中心，前面的廣場不容許蓋建高樓。而現在，廣場上坐滿了人。來自菲律賓的女傭每週一日在這兒聚會，帶來食物和飲品，唱歌跳舞，寫信談天、買賣日用品，興致高昂地傳教和抗議，把這兒變成了每週一次的嘉年華。這比一幅有女王像的廣場對

她們更有意思。都市這幅空間是沒有生命的，端看活動的人怎樣使用它，不斷改變它，把它改變成現在的形狀，改變成她們的廣場。

你可有興趣去尋找另類的空間？沿着行人電梯上山去，可以看看兩旁的房子，看看流動的電梯改變了我們對這一帶風景的看法。你突然問：「有甚麼地方可以看到一些本地藝術家的作品嗎？」

有的。我們待會且走下電車，走上去，去找一些不要太偏狹太排他的空間、一些可以看到更多不同的生活 and 風格的、一些不會太封閉的空間。

現在，電車依循它的老軌跡，繼續搖搖晃晃地前進。它經過消失了的舊郵局、經過消防局的舊址、經過關了門的中環街市、整過容的萬宜大廈，正在向上環和西環的舊區駛去，在那兒，你還可以看到一些唐樓：那些高四、五層、樓下是店鋪樓上是住家的舊樓，仍然帶着戰前上海與廣州的風格，宣示了它與過去的聯繫。

天地

www.cosmosbooks.com.hk

書名 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也斯卷

作者 也斯

叢書主編 孫立川

責任編輯 吳風

封面設計 郭志民

出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

智群商業中心13字樓（總寫字樓）

電話：2528 3671 傳真：2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 / 1樓（門市部）

電話：2865 0708 傳真：2861 1541

九龍旺角通菜街103號（門市部）

電話：2367 8699 傳真：2367 1812

印刷 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柴灣利眾街德景工業大廈10字樓

電話：2896 3687 傳真：2558 1902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電話：2150 2100 傳真：2407 3062

出版日期 2014年7月 / 初版·香港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COSMOS BOOKS LTD. 2014

ISBN 978-988-8255-03-0

